

谭元亨 著

繾綣·聖殿

卷
12

Q I A N Q U A N S H E N G D I A N

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繾綣·圣殿 卷12

谭元亨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谭元亨文集·卷 12/谭元亨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

(谭元亨文集)

ISBN 978-7-5354-4538-4

I. 谭… II. 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8044 号

责任编辑:杜东辉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贺 凯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9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 印张:14.375 插页:1
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73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contents

缙卷 1

圣殿 229

继续

QIANQUAN
MAUQNAIQ

对于宁宁，这二十余年来是太幸运了，十年动乱，她还是个不懂事的小丫头，待到懂事，灾难已经过去了。生活始终带有玫瑰的色彩。她无忧无虑，欢乐的小调常在舌尖上跳动，欣悦的微笑日夜挂在嘴角，她从未做过噩梦，人家一说起什么不幸，她总爱瞪大眼睛问：有这样的事么？这可能吗？

她应该不相信这一切，为什么要在一个纯洁美好的心灵上留下阴影呢？

也许是一切都太顺利了的缘故，于是，命运，这造化小儿竟在她的终身大事上以其不公正来显示出无上的权威。

在她来到桃津城，与情侣第一次游园时，绵延了半年多的热恋，似乎接近了尾声……这是错觉么？不，她历来相信自己的直觉。直觉告诉她，是尾声了，已不可挽回了……她想放声大哭一场，哭不出来，却又想大笑，也笑不出来……这是怎样的结局啊？她怎么也想不明白。

可是，这一切，是值得细细思索，想个明白的。它也许并不是什么不幸，尽管其间宁宁曾淌下过许多辛酸的眼泪……

对于宁宁，能有什么挑剔的呢？无论从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标准来说，她都是人人称道的。古典标准是“德言工容”四个字。论德，她善良、朴质、诚挚、心灵如同那山中清澈见底的流水，藏不住任何

污垢，言，则不必说了，专科学校出来的，谈吐能不文雅、热情、大方么？

工，自然是指才能，她的成绩从来是名列前茅的，如说是女红，那她挑针勾线，也不弱示她人，如今她勾织出来的窗帘，花鸟栩栩如生，而且富于立体感。日后，堪为贤妻良母。

那么，容貌呢？

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妩媚地搭披在双肩及脑后，令人联想起深涧里的瀑布或水帘，楚楚动人，很有光泽，人们说，聪明人的头发总是这般有色泽的，头发里分泌的油脂特别丰富。双眉微弯，如柳条压下一泓春水，瞳孔里水灵灵的。人说，眉发压相，有这么一头美发，两弯柳眉，可谓秀色可餐了，可她的双眼更是迷人，滴溜溜的，特别灵活，时刻闪烁着纯真稚气的光芒，双眼皮，若玉面上雕刻下来的，线条纯熟而又清晰，鼻子也这样，玲珑可爱，鼻骨很棱，在两颊泛起的绯红中给托起，又带点俏皮的味。两唇总是那么艳红，湿润，噙住难以觉察的微笑，富于女性的魅力。中挑个儿，身段苗条，各个部位都很适中，胸部不很高耸，衣襟中微微挑起，曲线的美含而不露，腰肢袅娜，两腿秀颀……是了，她是桃花江一带长大的，无论水色、身段，都是山水钟灵毓秀的魂灵儿点化出来的，美不胜收。

其实，我们在阐述古典标准时，也把现代德智体美的标准融化进去了。也许，不必再对后者浓墨重彩了。然而，作为一个现代的女子，她的行为恐怕还得首推一位，而这已不是叙述与描画所能概括的了，不如把这整个故事说完。

游园的事，其实是她讲起来的。

她和她的男朋友景沅，是下午两点钟乘火车抵达家乡这个叫桃津的地方的。两人直奔景沅的家，拜会过双亲，本应小憩一下，去去疲劳。可是，火车上，景沅一直夸桃津城中的柳湖景色如何明媚、绮丽，说得她心里痒滋滋的，好像有头小兔子在抓挠。下车时，春雨不绝，一身湿透，不然，她真要拖着景沅绕道柳湖回家，先睹为快。晚饭后，雨意阑珊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硬拽着景沅往外走。

“明天不行么？天色都要暗下来了。”

“朦朦胧胧，才别有一番情味呢！”

“雨还要下大的。”

“山色空蒙雨亦奇，更助游兴，连古人都说过，你就不明白？”

“说不定花瓣都打落了。”

“错了，这样的雨打不掉花瓣的，反而让花色更鲜润……你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”

“也许，春天的花，总是百看不厌的，哪怕打落在地……可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急呢？”

“别啰嗦，走吧，半年多了，还不知道我的脾气？人就得乘兴而去，过了这阵子兴头，再美，也索然无味了。”

“你真有点现代派的女子的味道。”

“现代派有什么味道？”

“冲动、快节奏、什么都拼命，工作、玩耍、不抑制自身的本性……”

“住嘴。”

“干吗呀！”

“你太坏了！”宁宁一脸绯红，点住景沅的鼻子，又忙去堵嘴。

“坏……坏在哪……”景沅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。

大概是纤手堵不住嘴，那湿湿的，红润的双唇堵过来了，这可堵得严严实实，而且像万能胶粘得密不透风。

是景沅的母亲在门口露了一下脸，马上就捂住嘴缩回去了，不过，景沅从镜子中看到了，急忙把宁宁推开：“妈……来了。”

“没有哇！”宁宁睁开眼睛四看。

“我们出去吧。”景沅终于答应下来了。

“你累吗？”宁宁温存地问。

“不累，伴你去，能累么？”

他们同父母打了招呼，便出去了。

“如今的年轻人呀！”父母亲在他们身后摇头感叹。

一进公园，宁宁就托住两腮，惊叹道：

“啊！美得简直叫人灵魂都颤栗了！”

真有这般修辞的么？可宁宁硬是这般说的。景沅口里夸美，却未免见得多了，没有她那份新鲜感，不至于这般颤栗。

湖堤、湖面，在蒙蒙雨水中是分辨不出的。可更难分辨的是柳丝、雨丝及它们的倒影，人们说柳湖的雨也是绿的。不如说，头顶上有一株巨大的柳树，柳丝般的雨丝自己从天幕上垂下来，一直浸到深深的湖水里，水是绿的，雨是绿的，柳更是绿的。整个天地都是绿溶溶的，绿主宰了一切，绿是生命，是生机，是春天的神韵！侧目湖面，连人的倒影也是绿的，这才感到青春焕发，精力充沛！这是一首绿色的多重奏。

绿的屏风渐渐排开，湖面上绿色的水纹在雨点中不断地交织、消失又跳跃，化作粼粼波光，跃映着空中的柳丝与雨丝，扑朔迷离，化作一个梦幻的世界。于是，绿色的假山、怪石跃出了湖面，曲桥、石墩在雨波中浮动，亭台、楼阁浸在如许的春色之中……

“花，那么多的花，哪有落瓣的？”宁宁在雨中扑了过去，那是花廊，是花山，在这江南四季如春的地方，四时花卉都争先恐后地盛开了，也难为园丁们的匠心。

兰草紫绕着花廊边上砌的阶砖，湿漉漉的，柔媚而舒展。一树树的桃花，如同让雨水打湿坠下来的晚霞，沉甸甸地铺在枝头；李花也开了，白得亮人眼，如同撒开的雪浪；紫丁香在雨中仍透出阵阵清香，令人不忍离去。那是香蕉苹果的香味，或是哈密瓜的香味呢？含笑正对着游客投来嫣然一笑。还有各式品种的月季，千姿百态，争妍斗艳……在翠绿的底色上，托起如此丰富多彩的鲜花，更是生动、悦目！

“上对面假山上去！”宁宁发现了新的景致。

可不，水面上，曲曲折折，铺下了一片片圆圆的石块，显然是模拟着莲荷那硕大的叶片，四周微微凸起，中央浅浅凹下，水在上面漫过，不足半分深浅。

“鞋子要湿的。”

“不怕，我是半高跟的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这么说，你得让我把你背过去了？大狗熊，可背不动呀！”

“真个让你背么？”

景沅一脚就踏到水里了，水花溅上了宁宁的鼻尖。

“哼，反正让我洗、晾，你可称心。”

“是称心嘛，让脚指头也尝尝春水的味道，只是总有点凉。”

宁宁把景沅掉得远远的，她毫无顾忌，跳过一块又一块的荷叶石片。景沅还是小心的，因为水毕竟没渗进鞋子里面，一忽儿，宁宁便不见了。

景沅过了湖面，来到假山近侧，左看右看不见宁宁，忽然下起大雨来了，蚕豆大颗的雨珠打湿了他全身，打得他张不开眼来，忽然，雨又停了，却传来宁宁“咯咯”的笑声，一回头，原来是这妹子刚才在摇晃他身后一株古柏，让上面的水珠全弹到景沅身上。

“这下子，不仅脚趾凉了，连心口也凉了吧？”宁宁俏皮地问。

景沅扑了过去，把古柏一撞，水珠又弹回了宁宁，宁宁欢叫着跑开了。

“凉么？”景沅反唇相讥。

“不凉。”宁宁远远答应。

“为什么？”景沅走近了几步。

“是你赐给我的甘霖呗！”

“不羞！”

宁宁才不怕他羞呢：“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啦？没正经……人家把喷口水叫甘霖，懂么？是挖苦你的。”

景沅抓住了她，“我懂，你尝尝！”一把搂住她，见周围没人，就要俯下脸去。

“你呀，贪得无厌！……那边有人！”宁宁往假山后一指，逃了。

天色已暗下来了，雨幕似变厚了、沉了，隔住了重重景色。悠悠绿水、艳艳红花，都变得迷茫了，若隐若现。雨丝与柳丝编织到了一起，更把一切隔得更远了。

景沅追上了假山，在山洞里钻来穿去，始终没发现宁宁的踪迹。这家伙也真鬼，莫非已踏荷叶片石逃遁了……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一

片岑寂，雨声也变得不可捉摸了，似有似无。假山的石径，曲曲折折，不知通向何方，路有点打滑，不小心便要摔跤……忽然之间，景沅似乎发现，假山顶上立起了一个洁白的石像，衣裙随风飘晃，生动而又逼真，他怔住了，几时立下这石像的呢？

一阵飘忽的雨洒来，犹如魔术师的手帕一拂，那石像似乎又不见了，惟余一束白蒙蒙的水汽，在雨雾中袅袅升起，连接起低垂的天幕，连假山的顶部也消隐在茫茫的白色之中。噢，也许是眼花了。

但记忆中有什么给触发了……

是的，这种幻觉不会是无缘无故的——它分明与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相联系，这故事，打孩提时代，就已潜藏在心灵的深处了。只是风和日丽的岁月，不会叫它重新复苏。可今天，为什么又活了？

不，不是幻觉，洒过了雨，假山又显现出异为鲜明的富有立体感的形态，正庄重地托起了那生动、洁白的石像，惟妙惟肖，衣裙似乎在风中飘曳，那么富于质感……

回来得太仓促了，未曾听家里人讲起过这事——可能正是自己外出进修的这段时间内，由社会上的贤达人士倡导，在这里立下这么一个形象，以纪念当日的传说，是的，那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个地方。

这完全可能，而且很有意义。

是的，有意义。

相传，柳湖这个地方，旧名为“白璧无瑕”，并非士大夫们附庸风雅，而是一种深切的、至贵的怀念之情。那是个凄婉动人的故事，但也是一曲纯真爱情的颂歌，很悲惨，但又很美，其主人公就是一位穿着白裙的少女。她就守在这，痴情地守着，等待……

雨似乎在一刹那停了，神秘的柳湖水波不兴，静静地衬托出那绝美的石像。只见它，不，她伫立在嵯峨的假山乱石之中，轻挽裙裾，露出了一小截白皙的小腿，光洁可人，那动态，就似要跨步跃入水中，尽管她是背向着人的，可你从背后可以“感觉”得到她正用一只手按住了胸口，要扣好上面的一颗纽扣，心绪既纷乱又从容；另一只手呢，正在后边托住了腰部，身体微微有点后倾，分明又似在等候那该如约前来的情人，她等呀，等呀，终于没能等到，她等不及了，

心要碎了，耐不住了，扑了向前……

“哗啦”，一声水响！

雨又纷纷然地下了，漫天皆白。

石像没了么？不，她分明还立在那，久久地，凝然不动，雨点落在她身上，在微茫的光波水影中，雨珠子竟给她披上了珠帘般的斗篷，古代仕女就兴这般打扮，这愈发逼真了，愈发迷人了。太美了，美得竟叫人要掉泪，禁不住凄悲……她在景沅心中呼唤起了多少柔情，多少青春的遐想，多少美的感受。

真想叫一叫她，约她下来……

忽然，双眼让一只软软的小手蒙住了，思绪一下子截断了，莫不是美人从石像下来了么？景沅想说什么，终没说出来。

“看别人看呆了！”

是宁宁的声音。

宁宁又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，站在他身后，小手挪开了，轻轻围住了他的脖子。他回了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怎么看别人，不找我了？”

“别人，呵……那是个石像，这里有个很美、但也很悲的传说……”

“什么石像？在哪？”

待景沅再往石山顶上看时，这就怪了，上面哪还有那雪白的石像呢？只有漫不经心的雨水，溅浇在嵯峨的山石上，那灰沉沉的夜影，已罩住了山尖，惟有水波偶尔的影迹在山石间闪过，可已经太不分明了。

“咦，我刚才分明看到的。”

“哼，什么石像，是个人，真正的人，我上去了，还想同她说话，可她不理我，……”宁宁哭着说，“我想，她在等谁，都痴了，所以没听见，没想到，你在山下，也痴了。该不是等你吧！”

“你这张嘴真不饶人。”

“爹妈给的。”

“我还真以为是石像呢，一动也不动。”

“你也要变石像了。”

“别挖苦人了。”

“不过，这么雨天，也只有我们这号痴心的人才上这公园来，没想到还有更痴的……她下去了，可能等的人来了，我们走吧——再迟走一步，你会要嫉妒她等的人了。”

“看，湖中……”景沅差点大声叫起来。

只见已变得暗绿色的湖面，倒映出那位白衣少女来，她款款地走着，没惊动水波，也没惊动雨点，她像无形的微风，又像梦幻中的神女，走得是那么轻盈……

连宁宁也给吸引住了。

一忽儿，那白色的影子，便敛入了假山的倒影与溶溶的雨水之中了。

“她还是一个人。”景沅自言自语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还是？”宁宁瞥了他一眼，“怎么？你认识她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你想去陪她么？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想……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我担心……”景沅看住不安的湖水，吸了一口冷气。

“担心什么？”宁宁嘴快。

“担心……过去那个传说。”

“担心传说？”宁宁睁大眼睛看住了他，不解地问，这家伙，没犯精神病吧？

“是传说……我怕传说会再现，真的，已经再现了一次，就在这个地方。”

“什么传说？再现什么？”

“早些年，我们都还小，正是‘文化大革命’当中，不是风行过一时‘选美’么？为一位新太子选美，有人看中了市歌剧团一位女演员，准备带去邀功领赏，那女演员很有个性，至死不从，而且早已有了自己的意中人……于是，她便又走了传说中的路，白璧无瑕，在

这里投湖了……打捞上来那天，我来看了，穿的一身素白，整整齐齐，头发抿得一丝不乱，那时不知道怕，只觉得可惜，这么漂亮一位姐姐，怎么会想到要去死呢……大人赶我们走，我们还舍不得走开，还掉了泪，不知怎的掉了泪。儿时那一幕，太深了，永远忘不了，也就是那次，妈妈给我讲了那个传说……我们没看到她那位男朋友，说是被抓走了，所以她没等着，知道完了——就跟传说一模一样……打那以后，人们就把‘白璧无瑕’改为‘双璧无瑕’了，一同纪念这位女孩子……不知怎的，我心中竟有个预感，今天，这可千万千万别变成‘三璧无瑕’就好……真的……”景沅忧心忡忡地说。

刹那间，宁宁眼里的湖水变得凝重、稠浊了，仿佛是无数的泪水汇成的，是的，湖很美，但总带有哀伤，长长的柳枝垂入湖面也似少女的长发，笼下一片片阴影，扰乱了人的思绪——这平静、黯淡的湖面，果然吞没过两位纯洁无瑕的少女么？冷酷，往往比表面上的狰狞凶残还可怕得多……该诅咒它么？

宁宁不觉呻吟了一声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担心——那传说中神秘的力量……你真是个好心人，好吧，我们去看看，该这样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，我一个朋友，常这样，我受他影响，总多一份心……我们是得去看看。”

于是，景沅牵住了宁宁的手，从石山的弯弯曲曲的洞子里钻过去，洞里已全是雨水，一不留神，就弄得一脑袋、满鼻尖的；天黑得更多了，洞里几乎没一点光亮，几回碰痛了额角，后来，索性钻出来，绕上了远一点的石径，这时，两人的鞋子里都灌满了雨水，宁宁的半高跟也没有用处。

终于绕至山那边了。

真出奇，雨似乎一下子停了，只留下清晰的滴水声，那是从柳条上往下滴的雨珠，是山石往下淌的雨帘，天似乎又亮了一点，云层变薄了，裂开了，可不，还只有七点来钟呢，平日天色还亮呢。

可没见人。

两人并不曾听到水响，不至于投湖吧，一步步走下去，也总该有几声水响的。两人对视了一下，心都有点茫然。

这里，是一片月季花，而且大都是粉红、素淡的，淡淡的夜色中，它们竟像星光在绿叶中闪烁。小径在花丛中曲折地延伸，靠假山一方，还有好几把长靠椅，是专供游人坐的，准确地说，是专供情人幽会的，不过，今天，可没有人，谁雨天还来这里谈情说爱呢？

人呢？那白衣少女，莫非是月季花神所变的，此时已悄然隐入花丛之中了么？

两人满腹狐疑，手牵着手，慢慢地寻索着，目光要穿透夜色……

两人都不敢做声了，怕惊动了花儿似的也怕又惊动下了一天的雨丝……不，究竟怕什么，他们一时也说不出，是神秘感？是春夜的情愫？是……

月季花儿的亮点在摇晃着，香味渐渐扑来了，雨滴声仍那么细细切切，似不让人认为雨已停了一样。假山已消隐在蒙蒙的夜气当中了，惟有水波与花影还顽强地表现自己。波光、花影，连成了一片，已分不清花径与水面了，一不小心，还真会踏动一湖春水。花影在湖水中跳动，波光在花瓣上闪烁。隐隐约约，传来了悦耳动听的鸟语，可有夜莺么？是了，柳湖里正举行迎春鸟展呢！

水滴声，叮咚，叮咚……

她走了么？可出假山只一条道，不可能不发现，刚才她明明是往里走嘛，两人惊疑不定，忽地，宁宁拽动了景沅的衣袖，按住了嘴唇，嘘了一声，把手指向右前方。

那可是一片摇曳的花影。显然，那里花开得特别旺盛，已化作一片花云了。不，为何花挤得那么紧呢？还有一簇高了出来……原来，真是花神在那呢，宁宁眼力真好！那位白衣少女，正恹恹地斜靠在花丛中的一条长椅上，前方后方都是花，一不在意，也把她当花了。她已浑身湿透了，身上闪着水光，但她却不拧一下，相反，正从贴胸的地方掏出一条手帕，缓缓地揩抹着身侧没人坐的地方，揩了一遍又一遍……

“她在等人，真的。”景沅说。

“也太痴情了。”

“我们走吧，不必担心了。”景沅松了一口气。

“不……她好像还在说话。”

两人悄悄地接近了，但没让白衣少女发觉。宁宁不仅眼力好，耳朵也尖，确实，听到白衣少女在喃喃自语什么……不过，一个字也听不清楚。她说得很动情，而且还有动作，不时仰脸看住那个空位，皎洁的牙齿在双唇间不时闪现出来，分外好看。

手帕湿透了，她又拧干，而后，接着往上面擦了又擦……

动作一次又一次地重复。

景沅与宁宁都看呆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白衣少女似乎什么也说完了，便站了起来，向看不见的什么人动情地笑笑，扬扬手，便起身走了。

她从景沅与宁宁藏身的地方走了过去。

突然，景沅眼睁得那么大，那么吓人，触电似的一震，脱口而出：

“是她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她是谁？”宁宁盯紧了问。

“是她，没错。”

景沅根本没理会宁宁的追问，超前几步，却又站住了，大约是想叫住那位白衣少女，可又犹豫了。

“她是谁？”宁宁又追问道。

景沅没有回答，默默地抓住了宁宁的手，抓得那么紧，好似怕她也会走掉一样，半天，才平静下来，说：“我们也该回去了，真不该来……这都为了你。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